

我的小站

□南京 董丹时

老家传来义县站要拆的消息,心弦瞬间被拨动。那是承载我青春向往的小站,是见证我岁月流年的小站,是目睹我骨肉亲情的小站,是目送我走向远方的小站。它是一幅立体图画,铭刻在我的乡愁里。

第一次坐火车,是去锦州参加一场考试,那一年我十七岁。还记得那天早晨忽然大雨倾盆,父亲先扛着自行车走过长长的泥路,才能到柏油路上载我去车站。风大雨狂,父亲全身湿透,匆忙将我送上火车后,对我叮嘱了一句什么。窗外的雨声加窗内的喧哗,我什么也没听见,但是,我深深地点头。

此后三年求学,我往返于锦州和义县,每当远远地望见义县站橘黄色的站房,望见站房旁灰色的水塔,心情就格外踏实。回家,再出发,回家,再出发,那个站房,不仅是闸门开启的迎送,更是青春梦想的启航,那些伸向远方的铁轨,是我的另一种书卷,是我的秘密诗行。

十九岁,当我得知正常升高中的小伙伴们将奔赴真正的远方,去读心仪的大学时,对自己因十五岁

接班而失去了读大学机会这件事,深深懊悔。像一个人忽然被遗弃在荒郊野外,四顾茫然,寻路不得,我还有远方吗?那个开学季的初秋,我孤单地站在小站的广场上,听站房前白杨树叶子唰唰地飘落,看着站房上黑色繁体的“义县站”几个字,觉得自己被禁锢,心情忽然变得沧桑。我一遍又一遍竭力望向远方,然而浓雾遮盖,难以远望。

二十二岁的某一天,我忽然发现小站进站口的台阶是如此可爱。那些台阶,似乎就是留给恋人们告别和重逢用的。我小巧的个子站在高一级的台阶,他高高的身材站在低一级的台阶,我们可以含笑对望,或是悄声私语,即保持距离,又不疏离。橘红色站房,站房右侧的台阶,以及台阶上流动的人群,像电影中的蒙太奇,日后常常在我的梦境里。从没有一个小站如此优雅,如此含情,如此别致。

远嫁,仍从这个小站出发。对外面世界的急切向往,让我有些忽略这个小站,我甚至没回头看看含泪的母亲,就果断挥手告别。

而后的再见,一次又一次,随着

岁月流转,我变得越来越依依不舍。我的姐姐也从抱在怀里,牵在手上,长成帮我拖着行李的少女。她和我一起出入小站,一起回首,一起尽量给泪眼婆娑的姥姥一个笑脸。这个站房,一定记得姐姐稚气的笑容、蹒跚的步子、亭亭玉立的姿态,也一定记得姥姥的糖葫芦、娃哈哈、手工缝制的棉袄。站房真的很小,小到装不下姥姥的思念,有时,姥姥就直接牵着姐姐一起穿过闸门,坐上绿皮火车,一起奔赴南方。

当姐姐的姥姥、姥爷病重,我曾数次风尘仆仆地经过这个小站,心急如焚,每次看见站台上“义县”两字,心就变得踏实。小站的木凳很简陋,但它可以给我依靠,可以抚慰我的忧伤,可以让我定下心来。

而今,我已经和小站阔别经年。父母不在的故乡,就只是记忆的故乡。无数个梦里,我还会身背肩扛,手牵姐姐,匆匆出入这个小站,我的橘红色的站房还在,父母欣喜的笑脸还在,白底黑字的“义县站”还在。

意,就会把身子舒展开一些,看,鸟都不怕冷,自己又怕啥呢。

麻雀栖在屋檐下,最保暖。而如今,乡下多楼房,无瓦,麻雀无檐可借。老家的东屋,窗破了一块,麻雀便飞进屋里,晚上在灯泡和电线上栖息。灯下,常有一片鸟屎。母亲没有安新玻璃,就让它敞开着,至于鸟屎,母亲常清理。

在这个城市,冬日里,麻雀也是常见的。我家朝阳的窗台上,常有麻雀来落脚。妻子用小盒盛了饭粒或者小米,放在那里,让它们饱餐一顿。每天,都有麻雀叽叽喳喳,在窗台上聚会,分享它们的美食。

这些留守在城市和乡村的鸟,选择与人们呆在一起,披霜雪,沐寒风,心怀对春天的希冀,飞越一个个冬日,抵达冰雪消融春暖花开的那一天。

虽然将羽绒裤塞入行里中,却并不打算穿。

冬至刚过,寒气呼啸而来。这里逢冬必雪,有时雪积的很厚,单位会停工休息几天。饮用水管道虽做了保护,冻裂后水满过道流淌。我耐不住了,只得找出压在箱底的羽绒裤穿上。

老妈总是担心我吃不饱。儿时的我挑食,只爱吃大米,大米缺,老妈便找人去换,100斤粮票换30斤大米。现在的我,大米面食都吃,只是懒得做饭。上周末去看老妈,她执意让我吃了晚饭再回。趁老妈做饭时,我悄悄溜了出去,许是听到关门的声响,老妈追了出来,却不见我的影子。昨天电话说起此事老妈很是气愤,想不通为何我跑得这么快。我只是一阵傻笑,那时我把身子紧贴楼头墙壁,硬是没让她老人家瞧见。

我的世界里没有“岳母刺字”,没有“孟母三迁”,但老妈营造的日常烟火,已令我温暖满怀。

一城烟雨,半壶老酒

□四川资阳 罗坤

昨夜,雨滴敲窗,滴答滴答,像一首轻盈的曲子,拨动心弦,叩动心房。

推窗望远,一城烟雨,秋已深凉,远山朦胧,铁塔矗立,那是三峡输电电网。几分宁静,几分安详,泛黄的记忆,随雨雾弥漫,爬上了心头,顺着思念的脉络,悄然疯长。

那一年,华灯初上,夜风微凉,吹来阵阵荷的清香。细雨如丝,打湿了夜的衣裳。悠深的小巷,邂逅荷花一样的你。雨伞轻开,转角遇到温柔,惊艳了时光。

你说你是蜘蛛侠,整天爬在铁塔之上;你说你来自川南酒都宜宾;你说你父亲想让你做品酒师,而你却选择了爬高塔!

你邀我去参观,那高高的铁塔上,你用对讲机指挥着直升飞机拉线,从这座山峰到对面那一座山峰。你像一位将军,火红头盔映衬着银白色铁塔,桔黄衣衫在风中飘荡。你一抬手抓起粗大的电缆线,熟练地套上铁塔,嗤嗤的声音响过我的头顶。蓝天上的你是多么雄伟挺拔。我真想把那遍山的鲜花,悄悄编织成花环,戴在你的头顶:翠蝴蝶开满了山坡,益母草像在游泳,芭茅花在轻轻摇晃,一如你淡淡的微笑,写在脸上,你的眼里盛满蓝天白云与银白线缆!

返城途中,你抛下同伴陪着

我,我说想请你吃饭,面对我的邀请,你大可以拒绝,但你却笑了。正好路边有家小饭店很清静,点了几个家常菜:麻婆豆腐、回锅肉、鱼香茄子。我特意要了瓶宜宾产的酒,我知道喝酒是风土人情的一部分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那是刻入骨髓的东西,难以改变。

打开酒瓶,一股馥郁的清香在空气中飘荡,碰杯,洒下肚,话就多起来。酒是神器,装得下人生的酸甜苦辣……

你说三江交汇,长江源头是家乡宜宾;三千多年酿酒史,酒王享誉天下,你父亲就是酿酒师;你说竹是宜宾的海,酒是宜宾的魂,山是宜宾的腰,江河是宜宾的杯抱。你说杜甫、陆游、苏轼、黄庭坚都因宜宾美酒闻名天下……

你醉了么?醉在家乡美酒,还是醉在异乡温柔?

你像燕儿一样,筑完了巢就要飞走。竹在夜风中轻轻的摇,荷在雨滴中晃,十里蛙声,半亩方塘,一颗驿动的心,竟柔软到无处安放。想把这一城烟雨,悄悄装进你的行囊,陪你度过温暖时光。只是,这一程山高水远,红尘漫卷,烟雨散去,燕子你去了何方?

时间太快,十年将尽。也许,我的世界太小,无法将岁月的脚步放进你的世界,只能把这如烟的想念,写成褪色的诗行。

等一场雪

□仪征 张玉明

小城少雪,一年难见一两回。不像雨,隔三差五地下,下得人心烦意乱,由爱生厌。

雪是稀客,是远房的亲戚,平日很少往来,只是到了年关岁末,才匆忙见上一面。每回都是她登门来看我们,雪人、雪球、雪仗是她带来的礼物。每回下雪,孩子们最开心,大人们也高兴。下雪喽,下雪喽,整个村子如同过节一般。

小时候,从不关心天气,一门心思地玩,不知道哪天会下雪。大人们也从来不谈下雪的事。不知道也好,省得天天盼望,到后来又伤心失望。长大后,有了电视,有了电脑,现在又有了手机,每天都会有意或无意地看许多遍天气预报。卫星云图可将雪的一举一动,监控得清清楚楚。雪何日动身启程,几日后抵达,电视上说得准准的。我们要做的事,就是在家门口等呀、盼呀。

下雪不像下雨。雨来时时有风云变化,有电闪雷鸣,还有滴滴答答、稀里哗啦的脚步声。雪来时,悄无声息。印象中,雪最喜欢在夜深人静时下,睡觉前没有一丝要下雪的征兆,睡梦中也没听到一点点声响。早上一睁眼,发现屋内亮堂了许多,赶紧开门去看。呀!屋顶、院子、天地、草树,一片洁白,一场大雪铺天盖地,不期而至。

有时白天也下雪。我和弟妹们很兴奋,站在屋檐下,巴巴地等着地上快点积满雪,我们好一起出去踩脚印、滚雪球、堆雪人、打雪仗。然而左等右等,从天亮到天黑,也不见地面白。奶奶说,雪怕羞,等一夜觉睡醒,地面就白了。我和弟妹赶紧去睡觉,第二天早早起床,天地果然一片洁白。

雪在空中飞舞,像飘荡的音符,似跳跃的白狐。忽上忽下,忽近忽远。若即若离,如梦如幻。你奋力想挽住的那一朵,偏不理你,远你而去;你想拒绝的那一片,又不管不顾地扑到你的怀中。撑一把雨伞,可以挡风、挡雨,却挡不住雪。雪花过于轻薄,缺乏重量,像柳絮,像羽毛,像纸片。一阵轻风,一声叹息,都会让它惊慌失措,迷失方向。

元代诗人黄庚的诗句:“江山不夜雪千里,天地无私玉万家”。天地虽然无私,但也有失公平。一场大雪落定,看屋外的雪,有的高挂树梢,有的静躺路面,有的跻身高坡,有的跌落洼地,命运不尽相同。

雪,纷纷扬扬,静落无声。一场大雪,遮盖了万物,掩埋了过往。岁月从头,生命重新。

静静地等一场雪,是一年中最后要做的事。

飞越寒冬

□山东新泰 曹春雷

窗外有棵白杨树,挺拔且高,坐在办公桌前,我需仰望,才能让目光抵达它的树冠。在冬天,树被寒风摘光了叶子,光秃秃的,一个雀巢坐落在树梢上,突兀而鲜明。望着这巢时,我常常自动忽略树的旁枝侧桠,只注意笔直的树干和硕大的巢,就以为,这是呈现在天空下的一个倒立的惊叹号。

鹊巢是春天建成的,两只喜鹊飞来飞去,叼着木棒或草叶,一点一点地,构筑起它们的家,从此与我为邻。我喜欢这长着翅膀的邻居。它们的巢,常常使我目光从电脑前移开,投向窗外游弋时的着陆点。

细细看去,它们貌似简陋的巢,极具美学意义,就像梵高笔下的向日葵,只是简单地涂抹几下,却有着视觉的张力感。喜鹊飞进飞出,从这根枝条上落到那根枝条

上,如树会飞的花朵。在寒冷的冬天,树和鸟互为慰藉。

在暖气开放的办公室里,我常常为这两只喜鹊担忧。它们四处漏风的巢,能否抵御刺骨的寒冷。特别是在一夜大雪过后,我来到办公室,第一件事就是望向窗外的鸟巢,看到两只喜鹊飞进飞出,才放下心来。并不是所有的鸟,都能挺过雪夜。

小时,在村里,一场大雪过后,第二天清晨,踏雪出门,有时会看到一只或几只鸟,羽毛凌乱,僵死在雪地上。

冬天留守在村里的鸟,常见的,有麻雀、喜鹊、斑鸠,还有白头翁。它们没有选择去温暖的南方过冬,而是留了下来,与寒冷抗争。它们的身影和鸣唱,为乡村增添了活力。一个人裹着袄瑟缩在寒风中,听到鸟叫,就会感到一丝暖

宠爱

□浙江海盐 孙崇斌

老妈住镇东,我在镇西。靠电话与老妈亲近已有段时日了。

近期工作地点离老妈近些,中午饭点刚到便赶过去。一开门,老妈一把抓住我的手,道:“三,最近是不是没好好吃饭?瘦成这个样子!没吃饭吧,给你烧鱼吃。”瘦?身高减110,用这个公式已经超标近30斤了!说话间到了厨房,老妈手扒着冰箱门,正欲取鱼。我将手抽回,双手死死按紧冰箱门,道:“随便吃点就行了,等你做好了,上班都来不及了。”

我掀开橱柜,摸了一下盘子边,尚有余温。便道:“这不还是热乎的?不让吃啊。”

“那是剩的,我去对面端火锅鱼,快得很。”老妈说。

推搡着将老妈按在客厅沙发坐定,等她返追来时,我已端了碗碟扒拉着吃上了。只得依了我,帮我把一样样剩菜端上桌。饭还没吃完,一坨透亮、红润的柚子果肉已

经出现在了的面前。推开碗,掰一小瓣果肉丢入口中,只一咬,满口汁浆,甘溢香融。

收拾停当起身时,老妈拿着袋子对着我上衣口袋倒。一看是糖,我并不阻拦,由她倒满再灌另一衣兜。下楼的脚步尽量放缓,双手放入口袋把玩。忍不住剥了一颗吃。突然感觉自己还小,仿佛又回到儿时。

记事起,老妈会给我们姐妹发糖。其中一颗是奶糖,吃完后还惦记着。姐姐的糖放在枕下,有两块硬糖,我拧开奶糖,咬上一小口,再努力拧成原来的样子。最后一次许是没忍住,咬了好几个一小口,姐姐便察觉了。现在想来老妈那时就不想吃?她的童年历经荒年,带我们姐妹时也不过二十四、五岁的样子。

在老妈面前,我永远只是个孩子。

前几年我去连云港工作,出发前老妈拿来条羽绒裤。我原本就胖,穿上羽绒裤会是个什么样子?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6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